

庭院中的女人

译文
新流行

电影小说

〔美〕赛珍珠 著
黄昱宁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文行

I712.45
1132

电影小说

LT0000396019Z



庭院中的女人

〔美〕赛珍珠 著

黄昱宁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庭院中的女人 / (美)赛珍珠(Buck, P. S.) 著;黄昱宁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 10

(译文新流行. 电影小说)

书名原文: Pavilion of Women

ISBN 7-5327-2926-5

I. 庭... II. ①赛... ②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1536 号

Pearl S. Buck

PAVILION OF WOMEN

Copyright © 1974 by Pearl S. Buck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© 2002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old Associates, Inc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1-454 号

庭院中的女人

〔美〕赛珍珠 著

黄昱宁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2.375 插页 2 字数 308,000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-6,000 册

ISBN7-5327-2926-5/I·1699

定价:23.00 元

一

今天是她四十岁生辰。吴太太坐在梳妆匣斜撑起的镜子跟前，端详着自己恬静的脸。她暗暗地拿这张面孔与十六岁那年从同一面镜子里照出来的脸庞比。记得那一天，她大清早便从婚床上起来，因为她一向都起得早。接着，她罩上新睡袍，走进这同一间房，在梳妆台前坐下来。她就那样安详地坐着，心平气和，静如止水，兀自凝视她年少的容颜。

“今朝的容颜能否一如昨日？”出嫁后的第一个早晨，她这样自问。

她细细地打量自己的脸，昨天刚铰去了姑娘家的刘海，空出了宽而低的前额，眼的线条是长长的，鼻的轮廓是精致玲珑的，双颊与下巴连成鹅蛋的样子，再加上两片娇小的朱唇——那天早上真是分外的红哟。此时，新配给她的使唤丫头莺儿，急急地赶进来。

“哎哟，小姐——哦，太太，”她说得磕磕绊绊，“我还以为您不会起那么早哪！”莺儿两颊飞红。

太太自个儿的脸颊却一如往常，一色的珍珠白，正衬出底下的红唇。“我喜欢早起。”她以惯常的轻柔声调作答，昨夜，那个以前她素未谋面的少年郎说她的嗓音听来就像百灵鸟在歌唱。

二十四年过去了，此刻，莺儿正站在重重的红木椅后面，她好像看出了女主人在追忆往昔，便张口开解她。莺儿的手正忙着把

吴太太一头乌亮的直发盘成髻，不过这些个发髻她也盘了这么多年了，所以可以边干边抬起眼来瞥一眼镜子里那张美丽的脸。

“太太，这二十四年您愣是一点儿没变呢，”莺儿说。

“你也想到那天早上了？”吴太太答道。她动情地透过镜子和莺儿四目相对。这莺儿做了伙房大厨二十年的老婆，身形早已养得敦实浑圆，而吴太太却还像当年一样清瘦苗条。

莺儿笑得响亮，“那天早上我比你还害羞呢，”她说，“哎呀呀，那时候我有多害羞啊——就这么丁点大的事，是吧，太太？男女间的那档子事，原是天性，可那会儿就是觉得玄乎！”

吴太太笑而不答。她由着莺儿想说什么便说什么，但她要是自己不想再接着话茬说下去了便莞尔一笑，再不作声。这下莺儿也不言语了。她装作对指尖下的一个滑溜溜的发髻不满意，一抿嘴，松开一绺，接着再盘上去。髻子盘好以后，她在两边各别上一个玉簪子，手上抹一把香油，搽在吴太太本来就已经溜光水滑的头发上。

“我的翡翠耳环呢，”吴太太用清亮动听的嗓音说。那嗓音里满是女人的娇柔，什么情绪都藏得住。

“我就知道今儿个您是要戴这一副的！”莺儿嚷起来。“我准备好啦。”

她打开一个盖着花绸布的小匣子，拿出耳环来小心翼翼地钉在吴太太小巧的耳朵上。二十四年前，年轻的吴老爷刚踏进门的一刹那，可巧她正好帮女主人换好新装：一袭柔滑的宽袖红缎袄，配一条黑缎褶裙，前后都嵌着绣了花鸟图案的镶片。当时那匣子就托在吴老爷手上。他俊朗的眼睛里满是倦意。他把匣子递给莺儿，因为要顾及礼数，他没有当着下人的面跟新娘说话。“替你主子戴起来吧，”他是这么说的。

那纯净无瑕的翡翠让莺儿喊出了声，她握着耳环举到新娘眼前。于是这双眸子抬起来，先朝丈夫瞥了一眼，然后又优雅而羞涩

地垂下眼帘。“多谢，”她轻声说。

他点点头，见丫头正在替她戴耳环便站起身来看。吴太太就在这面镜子前端详他的面庞，那是一张英俊的圆脸，脸的主人是一个任性而傲气的小伙子。

“哎，”他舒心地吁出一口气来。他们的目光在镜中相撞，彼此打量了一番对方漂亮的容颜。“去给我端杯热茶来，”他突然对莺儿说，话音响起，莺儿如梦初醒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这下他们俩又能单独相处了，情形恍如昨夜。他弯下身子，双手搁在她肩上，两眼只管定定地看她在镜子里的脸。

“但凡你要是个丑八怪，”他说，“我昨晚一准就在枕头上要了你的命。我顶讨厌丑女人了。”

她只是微笑，压在他手底下的身子纹丝不动。“做什么要我的命呢？”她用好听的声音问道。“把我送回家也就够狠的啦。”

那天早上她着实心弦激荡。除了英俊，她的丈夫会不会也同样聪慧呢？或许要求得太多了吧。可是，万一他是呢？

时隔二十四年，此刻，莺儿开口说，“拿翡翠衬你的皮肤，还跟以往一样出挑呢。天下还有哪个四十岁的女人能活到这份上？也难怪老爷从来都没想过别家的女人哩。”

“别那么瞎嚷嚷，”吴太太说，“他还睡着呢。”

“太太，今儿您过四十岁生日，他也该早些起来才是。”莺儿答道。她用手背揉了揉鼻子。处了这么些年，她觉得自己了解吴老爷，有一件事她绝对拿得准：虽说他钟爱楚楚动人的妻子，却不见得能十二万分地欣赏她，尽管她得到了合家老小的爱戴。没错，数数这屋檐底下六十几号人，上至老太太，下至最小的孙儿最没头没脸的佣人，有哪一个是不爱吴太太的？若是有一个新来的佣人胆敢在下房里嘀嘀咕咕——就因为女主人瞧见扫完的垃圾堆到了门后，莺儿不去揪她的耳朵才怪。

“这可是吴府的房子呐，”她会扯开嗓子嚷。“又不是王家华

家那些个小门小户的。”

每回看到这一出，伙房大厨总是嘿嘿一笑。做了她一辈子的老公，他清楚得很，但凡他敢在女主人跟前说个不字，他在莺儿眼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话说回来，在这栋宅子里，也真是连两个儿媳妇也挑不出什么错来可以嚼舌头的。吴太太那双老是合拢来轻轻搁在膝前的纤手，管起事来严谨果断，却也不失和蔼仁厚的。

“我想吃早饭了，”吴太太吩咐莺儿。“吃完以后我得跟老大聊聊。午宴的穿戴你得替我收拾停当。不过，留神伺候着老爷，他若醒来了就告诉我。”

“一定照办，太太，”莺儿答道。她蹲下身子，捡起刚才跌落的梳子。这梳子是檀香木做的，吴太太是要让这香气散到头发上。莺儿从梳子上扯下几根长发，凝神绕于指尖，再放进一只小小的蓝瓷罐里。她把头发攢起来，是预备着有朝一日主子上了年纪再用的，到那时候，没准连她的髻子都得塞进一络假发才能显得浓密些呢。

吴太太从椅子上站起身。她已经准备利落，可以迎来这一天了。在一户殷实的老式家庭里，女人四十岁的生辰可是个庄重的日子。她记得真真切切，二十二年前婆婆也有过这样的大日子。就在那一天，老太太把这么个人丁兴旺的大宅子正经八百地交托给了儿媳掌管。二十二年来，吴太太大权在握，用足了心机，场面上的事情照搬以往的俗例，这样老太太就察觉不出破绽来，而与此同时，暗里却作了不少求变的文章。比方说，对付东园里恰好紧挨着房间外墙的那些长疯了牡丹，吴太太先由着它们在某个冬天冻死，然后才下令将残枝败叶铲除干净。开春以后，再也见不着以往那些茁壮的红苗抽枝发芽的景象了，她便想法让老太太注意到这一点，引着她认定那些牡丹耗损了园子里的土质和空气，因此最好弄些别的东西来，种上一两茬再说。

“种水仙吗？”年方十八的吴太太柔声提议道。“要不种兰花？”

或者哪种会开花的灌木？娘，我只要您喜欢就成。”但她故意把兰花放到中间说。其实她最心仪的就是兰花。把兰花插在话中间说，老太太就不会发觉她的偏好了。

“兰花好了，”老太太说。媳妇她是喜欢的，可她也愿意显一显她的权威。

“那就兰花吧，”吴太太附和道。隔了五年她便有了城里最好的兰苑。那里磨去了她大段大段的光阴。如今，每年六月，第一茬娇嫩的银灰色兰花初绽，八月，暗紫色兰花盛开，九月，黄色兰花怒放。

她从自己的起居室出来，步入兰苑，折下两朵没有香气的银灰色兰花，带回房里，此时，早餐已经端上来了。早饭颇简单，因为早上她胃口向来不大。只见屋中央的方桌上摆着茶，还有用银箍抛光小木桶盛的米粥和两三小碟干腌肉。她坐下来，拿起她的象牙箸，那两根筷子的顶端系了一根细细的银链子。

一个女佣人笑吟吟地走进来。她双手端一盘寿糕，滚烫滚烫的。寿糕捏成了桃子的形状，是长生不老的意思，每一只还点上了红色。

“太太，祝您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！”女佣人粗着嗓子真心实意地说。“我晓得太太不乐意一大早就吃甜食，可我们做下人的总得端过来讨个吉利呀。那是厨子自个儿做的。”

“谢了，”吴太太温和地说，“谢谢大家。”

出于礼貌，她拿起一块糕，掰开来。里头是深红色的甜馅，红糖拌豆沙。“好吃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吃开了。

那女人来了劲，身子凑过来。“我原不该告诉您，”她摆出说私房话的架势，声音却很大，“可我实在是为了这宅子的好才说的。那个老厨子，他多要了您三倍的柴草钱。昨天我可是在集市上听到价钱了——眼下柴草行情见涨那是不假，谁让新一茬的草还没上市呢——可最棒的货色八十个铜子一斤也就能买到了。他倒

好,生生要了您整两百!他还以为,就凭莺儿是您跟前的人,他可以由着性子胡来呢。”

吴太太清澈的黑眼睛显得有些漠然。“等他来报账的时候,我会记着的,”她说。她的声音是冷冰冰的。那女人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。

吴太太马上放下寿桃糕,拿筷子夹起一点咸鱼。她又沿着刚才给打断的思路接下去想。今天她还没有把位子让给长媳萌萌的打算。一则是因为她有四个儿子,两个已经成了家。而老太太统共才只有一个儿子,也就免了儿媳妇互相争风吃醋的麻烦。二则,他的长媳年纪还小。良渚成家的时候循的是老例。媳妇是她替他挑的,选了她老姐妹康太太的女儿。那时候他才十九岁,吴太太本不想让他这么早成家;不承想在上海念书的老二泽漠跟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姑娘好上了,十八岁那年就非结婚不可。这么一来,若兰就比她嫂子年长,在家里的地位却要比她低一截。吴太太好不尴尬,只好怪自己没管牢泽漠,如今她别无他路,只有把治家的担子再挑上它几年,谁晓得这几年里会出什么事啊。

所以今天她会放下话去,说家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他们献的礼、摆的酒,她照单全收就是。她要跟孙儿孙女亲近亲近,她很喜欢他们。所有这些事她还得听听老太太的意思,就为了赴这场寿宴,老太太中午会特意下床来。

对吴太太本人而言,这一天她期盼已久,一路盼来还总有莫名的情绪牵扯其间,半是宽慰,半是幽怨。她的前半生已告终结,后半生正徐徐展开。她并不害怕年华老去,因为老去也可以给她增光添彩。每长一岁,她在亲友面前就加一层体面,多一分尊贵。她也不害怕容颜渐衰,因为这些年来她努力让容貌只略略改变了几分,所以看上去仍然要比实际年龄娇美。她再也不会如年少时穿得那般花团锦簇,可若论如今这几身衣裳,或是泛银的蓝,或是带灰的绿,也一样能把脸蛋和皮肤的细巧衬得山清水秀。岁月流逝

之于她，并不意味着失落，倒反而等于赢来了一番打磨与提携。因为她晓得自己美丽依旧，所以她准备做她早已盘算好的事。这事要是搁在一个红颜已逝的女人身上，没准会踌躇，因为她会觉得自己败下阵来，弄不好还要泛出一肚子酸水。而吴太太却是无须拈酸吃醋的，她要做的事，是她自己静静地，静静地想了许久才决定的。

她吃完了早餐。家里其他人还都睡着，例外的只有孙儿孙女，奶妈们正在大院的角角落落里哄他们，省得他们吵醒了爹妈。不过，从来没有人把孩子们带到她跟前来，除非她事先吩咐过。所以，当她觉察到自己的院子外边有响动时，略有些吃惊。接着，她听到有人说话。

“我最要好的姐妹可不是每天都过四十岁生日的！就算我来得太早，也不要紧吧？”

她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康太太的声音，那可是长媳萌萌的妈，她忙不迭赶到院门口。

“进来吧，”她一面大声说，一面张开双臂，一只手上还握着那两朵银灰色兰花，刚才她又从桌上把它们拿了起来。

康太太笨拙地穿过院子，向她的朋友走过来。一样过了这些年，吴太太还是那副窈窕的身段，康太太却发了福，虽然如此，可她为人宽厚，照样对朋友古道热肠。

“爱莲，”她直嚷嚷，“我是头一个来给你祝寿的吧？”

“头一个，”吴太太微笑着说。当然啦，佣人是不算数的。

“那我不能算来得太早吧，”康太太一边说一边用责备的目光朝莺儿看了一眼，这丫头，还想拦着她呢。宅子里有条规矩，吴太太用早餐的时候不能有人打扰，因为一有什么烦心事她就吃不下去。莺儿听了这话也并不觉得害臊。没人怕康太太，再说了，只要能让她主子在早晨有一个钟头的清静，就算是县太爷来了她莺儿也敢挡驾。

“我最想见的就是你了，”吴太太说。她纤长的手指与康太太胖胖的手指相握，引着她走进兰苑。园子里，一棵垂柳下摆了两把竹椅，两位太太径直走过去。她们的脚边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池子。池内种了一丛睡莲，根扎在池底，开出两朵蓝色的花浮于水面。吴太太不喜欢莲，嫌花太粗相，香气也重了些。丁点大的金鱼在蓝色的花间倏然出没，有时候也停下来，鼻孔在水面上一颤一颤。若是在水面上寻不到糕点屑，它们就猛一下散开，若隐若现的尾巴在身后摇曳，划过一道长长的白影。

“你的大孙子怎么样啦？”吴太太问康太太。这些年来，吴太太生的孩子里头，活下来的四个都是儿子，那三个没保住的也只有一个女孩。康太太十一次临盆，女孩占了六个。康太太家里，一刻也没有吴府这么安静过。她这么个胖乎乎的好心人身边，小孩、贴身丫鬟、佣人总是闹得沸反盈天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康太太纵有千般不是，吴太太还是喜欢她。她们俩的母亲也曾是要好的姐妹，当年她们互相串门的时候，总是带着各自年幼的女儿。大人从早到晚地赌牌，两个小姑娘厮混在一处，渐渐的亲如姐妹。

“他还不见好，”康太太说。她那张脸本来笑得像盏点亮的灯笼，一提这话却骤然哀伤起来。“我正琢磨着是不是该把他送到洋人的医院里去瞧瞧呢。你看呢？”

“是不是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？”吴太太问道，心里掂了掂事情的分量。

“没准，再过几天才能见分晓，”康太太答道，“可他们说，洋大夫非得把人肚子剖开了瞧一瞧，才讲得出生了什么病。小福子还太小——姐姐，你是知道的，他才五岁呀。我想，他那点小身子骨怎么禁得住开刀呢？”

“好歹也等到明天再说吧，”吴太太说，“可别坏了今天的兴致。”她生怕这么说显得太自私，赶紧又加了一句：“有一个老方子专治他那种咳嗽，是从我太婆那儿传下来的，我马上让莺儿依着方

子熬一碗药汤送去。这药我们老大老三常吃，他爹也用过不止一回。你晓得，上两年冬天他一直咳个没完。”

“爱莲，你素来心善，”康太太感激地说。辰光尚早，园内仍有凉意，她却从袖子里拿出一把扇子挥起来，边扇边笑。“雪一化，我就觉得热了，”她说。

她们悄没声儿地坐了一会儿。康太太亲亲热热地看着她的好姐妹，不存一丝妒意。“爱莲，我真不晓得该送什么礼给你祝寿呢。我拿了个来——”

她把手伸进蓝缎袍子宽宽松松的胸襟里，摸出一个小匣子来，递给吴太太。

吴太太接过匣子，一眼就认了出来。“呀，梅琛，真要把你的珍珠耳环送给我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康太太还算好看的面庞上闪过一星痛楚。

“怎么啦？”吴太太问道，她察觉到一丝异样。

康太太有些犹豫，却也只犹豫了一会儿。“上回我戴这耳环，孩子他爹说看上去活像西瓜上滚着露珠儿。”康太太笑了。接着眼泪便从她眼里滑下来。她没怎么注意，任那泪珠儿慢慢滚落到两腮，弹在胸前厚厚的缎子上溅起来，倒没渗入缎子里去。

吴太太装作没瞧见她落泪。她在椅子上没挪窝。那只匣子就攥在她手里。她经常由着康太太数落她与康老爷之间的齟齬。可她们俩从来都不谈论吴老爷，倒是康太太间或还会有一两句提到他。

“哎，爱莲，”她常说，“你孩子他爹从来不给你惹麻烦。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他到那些个花街柳巷去呢。可我那男人——他人也不赖。是不赖，只是——”

话说到这里，康太太总要停下来，叹口气。

“梅琛，”多年前，吴太太有一回是这么说的，“那就由着他去找乐子好了，只要他赶在天亮之前回来不就行了？”康太太那双诚

实的眸子里透出一丝羞赧，那神情她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“我会吃醋呢，”康太太承认道，“醋坛子一翻就热血沸腾。”

吴太太说不出话来，她是从来不知嫉妒为何物的。康太太身上有些事她真是搞不懂。那个康老爷，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富商，连长相也不怎么样，一想到这一点，她就更搞不懂了。他那个人，精明有余而聪明不足。她实在想不出嫁给他会有什么乐趣。

“有一件事已经在我心里憋了好久了，一直想告诉你来着，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口说。“当初，我刚开始盘算的时候就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可是——我还没说出来。现在，我看也用不着你给我出主意了。这事儿已经定了。”

康太太摇着扇子等她往下说。扇子扬起的微风吹干了她的眼泪。她的心善良得过了头，哭哭笑笑都是常事。她很清楚，若论她们俩之间的情谊，她的地位还是次要一些的。倒也不仅仅因为她长得不美，而是她心底里总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比不上吴太太。比方说，她的宅子虽说也和吴府一样又宽敞又漂亮，可不管她费多大的劲，那里也极少有干干净净的时候，更别说秩序井然了。她虽然尽心尽力，真正管事的却是佣人，只图方便不求雅观已经成了习惯。虽然她住在自个儿家里时对此视而不见，可每回一到这儿就能感觉出差别。不过，她经常对自己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跟吴太太在一起，一定能从中受益，或许多半就是冲着这一点，她来吴宅的次数一向是吴太太去康宅的十倍。

“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，”她说。

吴太太一抬眼。那双眼大大的，线条悠长，皂白分明，永远也不会老的样子。她的话说得冷静而清晰，“梅琛，今儿个我打定主意了，我要给孩子他爹纳一房妾。”

康太太圆圆的嘴巴不知不觉地张开。丰满的唇间露出小巧的玉齿，这算得上是她容貌的一处亮点。“他已经——他也已经——”她说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他没有，”吴太太说，“不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当然啦，他们男人家寻欢作乐，我是从来不过问的。这跟我，还有我们这个家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事纯粹是为了他——也为了我。”

“可是，怎么是——为了你呢？”康太太问道。刹那间，她觉得自己在和吴太太的关系中占了上风。这一步绝对不会落到她头上，康老爷也不会那么做，这点她是敢担保的。一个常住在家里的小老婆，也得当她是自己人，她的孩子跟大老婆的孩子吵，她自己跟大老婆争风吃醋——这些事可比男人去寻花问柳更糟心。

“但愿如此，”吴太太说。此刻，她正凝视着清澈见底的小池塘。一个钟头以前她掐下来的兰花躺在她膝头，新鲜依旧。她娴静如斯，连身边的花都能久久不败。

“可他会答应吗？”康太太神色凝重地问道，“他可一直都是爱你的呀。”

“他一开始是不会答应的。”吴太太四平八稳地说。

现如今康太太既然知道了这件新鲜事，自然有一肚子的问题。她连珠炮似的发问，连扇子都从手里跌下来。“你去挑那闺女吗——还是他？还有，爱莲，若是她怀了孩子，你受得了吗？啊哟哟，我的天，一个大老爷们的屋檐底下弄了两个女人来，怎么着都有麻烦吧？”

“他娶她是我的主意，我没什么可抱怨的。”吴太太说。

“爱莲，你不会逼他吧？”康太太用恳求的口气问她。

“我从来没逼他做过什么。”吴太太答道。

有人咳嗽了一声，两位太太抬起头来。莺儿站在门口。一瞧她兴高采烈的圆脸上那副恶作剧的表情，吴太太立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你可别告诉我，夏修女不迟不早，偏偏挑了今天到这儿来！”她大声嚷起来。她动人的嗓音里略略听得出半是懊恼半是开心的意思。

“可不是她嘛，”莺儿说。话音刚落，她就笑起来，拿手一个劲地捂嘴。“哎哟，老天爷，她会听到的，”接着她低声说，“不过，太太，我打赌她压根儿啥也听不懂。我跟她说您正招呼客人呢——”

“别跟她说今儿我过生日！”吴太太大声说。“我可不想请她来。”

“我也不会傻到那份上呀，”莺儿答道。“不过我跟她说康太太在这里。”

“我要走啦，”康太太慌忙说。“今儿我可没时间听洋人传道。说真格的，爱莲，我本该在家管家务的，我到这儿只是来送寿礼的。”

可是吴太太伸出纤纤素手，“梅琛，你可不能走。你得陪我坐在这里，我们俩在一起就能对她耐心些，好好听她那一套。如果她隔半个小时还不肯走，你就可以起身告辞了。”

和往常一样，康太太又一次顺从了，对她喜欢的人，她压根没办法说个不字。凭着她天生的好脾性，她又坐了下来。莺儿走出去，领着个洋女人进来。

“夏修女来了！”她宣布。

“哦，吴太太——哦，康太太！”夏修女大声说。她是个高高瘦瘦、面色苍白的女人，几近中年，她出生在英国。她头上稀稀落落的头发呈沙色，还长了一双鱼眼睛。她的鼻子高耸瘦削，嘴唇泛着青紫。她身穿条纹图案的灰色棉质西式连衣裙，看上去很显老，不过，哪怕她穿得再好也从来跟漂亮不沾边。这两位中国太太很久以前就下过这番结论。然而，她们喜欢她的善良，也同情她孑然一身的处境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她很难找得到同道中人。她若是上门，她们不会像别的朋友那样找个借口打发她了事。在这件事上吴太太和康太太也真是太仁厚了。不过，夏修女还是个黄花闺女，在她面前不宜提纳妾的事。

“请坐，修女！”吴太太用动听的嗓音说。“用过早餐吗？”

夏修女笑了。虽说她在这城里也住了好些年,却从来没有完全学会该怎么和太太们自然相处。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笑个不停。“哦……我起得早,就‘箱’农民。”她说。她每天都诚心诚意地学中文,可她耳朵不灵光,所以说起话来还是洋腔洋调。两位太太面面相觑,脸上都带着一丝疑惑,尽管她们早已听惯了修女那些让人费解的词儿。

“‘箱’农民?”康太太又跟着说了一遍。

“是‘像’农民吧,”吴太太轻声说。“说实在话,这两个字是差不多。”

“哦,我是那样说的吗?”修女嚷起来,边说边笑。“哦,我实在是太笨了。”

可是吴太太看到她的脖子根“腾”地泛出红晕来,在苍白的皮肤上格外显眼,她知道,这个浑身不自在的外国人心里必是翻江倒海了。

“莺儿,端茶拿糕点来,”她说,“拿几块寿糕来,”她又加了一句,语调愈发温和,“为何不告诉我的外国朋友,今儿是我生日呢?”

“哦,你过生日啊!”夏修女嚷起来。“哦,我不知道呢——”

“为什么你就应该知道呢?”吴太太问道。“今天我满四十。”

夏修女盯着她瞧,眼里满是艳羡的神色。“四十啦?”她重复了一句。她一个劲地摆手,羞答答、傻楞楞地直笑。“怎么会,”她结结巴巴地说,“怎么会,吴太太,你看上去才二十岁的样子。”

“请问芳龄几许,修女?”康太太彬彬有礼地问道。

吴太太用略带嗔怪的目光看了她一眼。“梅琛,我一直没告诉你,按着西洋的礼数,问女人家的年龄是不礼貌的。我那上海来的二媳妇晓得外国人的规矩,这话是她告诉我的。”

“不礼貌?”康太太重复了一句。她圆圆的黑眼睛里一片茫然。“为什么呀?”

“哦，哈哈！”夏修女笑起来。“没关系——我都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了，早习惯啦——”

康太太饶有兴味地看着她，“那么，你到底有多大年纪呢？”她又问道。

夏修女突然严肃起来。“哦——三十来岁，”她压低声音飞快地回答。

康太太没听明白。“三十六岁，”她和蔼地重复了一句。

“不，不是，不是三十六岁，没那么大，”夏修女又笑起来，但笑声里听得出老大的不满意。

吴太太听出了这份不满。“行啦，”她说，“年纪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一年接着一年地过日子，每年都过得开开心心，这就是好事。”凭着她善解人意的天分，她晓得年龄问题触到了这西方女子的心病，谁让她还是个姑娘呢。一个老姑娘！这样的事以前她在娘家见过。她的小姨婆就一直是个老姑娘，因为她原本要嫁的那个男人不等她过门就死了。娘家人对她很是佩服，但天天眼瞅着一个嫁不掉的老姑娘在同一屋檐下日见衰老又很恼火。末了，为了求一个清静，她出家为尼。看这情形，这西方女子大约也是个尼姑吧。

吴太太客客气气地说，“修女，过一会儿我有客人来，不过，你可以趁他们还没来之前给我们传道。”她知道，最能让这个洋女人开心的事莫过于传道了。

夏修女感激地看着她，手伸进她随身带的深黑色袋子里。她从袋子里拿出一本磨坏了皮封面的厚书和一只黑色眼镜盒。然后，她取出眼镜架在高鼻梁上，打开书本。

“我受主的指引，亲爱的吴太太，”她用热切而动人的语调说，“来跟你们讲讲一个人在沙上筑屋的故事。”

康太太站起身。“不好意思，”她大声说，口气里带点毅然决然的意思。“我家里还有一摊子事要照看呢。”